张思凡指着曲奇大笑了起来，还在一旁怂恿道：“曲奇，它抓了你，你要抓回来呀，不然作为一只猫，你岂不是很没面子。”

“曲奇能听得懂才怪……”方莜莜翻了个白眼，道。

但曲奇好像真的听懂了张思凡的话，一下子就被激起了自尊下，大步地走向前，趁着那只螃蟹刚回到水里的时候，重重地一巴掌拍了下去，那只螃蟹顿时有些晕乎乎的了，两只蟹钳胡乱地挥舞着，却找不到敌人在哪里。

曲奇这才表现出一只猫该有的风格，要么不动手，一动手就是一击必杀，它飞快地伸出脑袋，死死地咬住了这只螃蟹，嘴上一用力，直接把这只螃蟹给咬成了两半，混浊的蟹黄混杂着鲜血流了曲奇一嘴，将它那黑色的毛发都有些染红了，即使被曲奇咬死了，这只螃蟹的蟹钳却也依然在无意识地挥舞着。

曲奇一副挑衅的样子看向张思凡，直接将螃蟹吐在了张思凡的脚边，又大摇大摆地拍鱼去了。

“它竟然听得懂？”张思凡一脸惊讶地看向苏雨晴，问道。

“我怎么知道啦。”苏雨晴白了张思凡一眼，把小板凳搬到了曲奇身旁，和它一起玩起水来。

一只喜欢玩水的猫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真的是相当少见呢。

林夕晨依然宠辱不惊地坐着，鱼篓里的鱼却是一条接着一条，很快就把鱼篓给装满了，林夕晨很有经验的将个头比较小的鱼丢进了河里，又继续开始钓起来，就这样过去了一个下午，到最后鱼篓里就只剩下了三条鱼，但这三条鱼每一条都最起码顶得上普通的鱼两三倍大。

天色渐晚，众人在一旁升起了火堆，烤起鱼来。

“这鱼这么大，鱼头一定很好吃！”张思凡有些流口水地说道。

“那鱼头归你吃，我们吃身子。”苏雨晴耷拉着眼皮子说道。

“没问题啊，哼哼，你们是不知道鱼头的美味。”张思凡却是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，喜滋滋地用菜刀把鱼头给切了下来，鲜血浸湿了一片黄褐色的土地。

“喂……！杀鱼之前说一声呀！”苏雨晴被这血腥味刺激的有些难怪，她捂住了鼻子站了起来，不满地嘟嚷道。

“又不是没见过，这还要说啊……”

苏雨晴的身子有些摇晃，但还是艰难地转过身去，瓮声瓮气地说道：“我晕血……”

“……”张思凡故意叹了口气，大声说道，“脆弱的少女啊~”

在耐心的等待之后，烤鱼总算完成了，苏雨晴拿着一块鱼肉小口地吃着，因为刚才看见张思凡直接杀鱼，而且还是把鱼头给剁下来的血腥场面，导致她到现在都有些反胃，也吃不下太多的东西。

张思凡抱着一个鱼头啃得不亦乐乎，实在是让人有些不明白，鱼头那块地方全都是骨头，到底有什么好吃的？

林夕晨也分到了一个鱼头，正不急不缓地吃着，即使是用手抓着东西吃，她的吃相也充满了淑女的味道。

简直就像是贵族家里教育出来的富家大小姐一样呢。

“对了，等下回去还得吃药，今天都忘记吃了，记得提醒我啊。”张思凡冷不丁地说道。

“知道啦——”方莜莜轻轻点了点头，托着下巴说道，“对了，思思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总觉得最近药效减弱了很多呢。”

“不会吧？我也有这种类似的感觉，不过不是减弱，而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。”

“难道是抗药性吗？”

“应该不是，可能是这些药的作用就只能到此为止了。”张思凡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一拍脑袋，道，“莜莜有没有想过直接注射？”

“注射？直接打针吗？雌性激素针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“可是那个很贵吧。”

“好像是的，论坛里有一个药贩子在卖，一千块钱一盒，两百块钱一支。”

“好贵……”

“还好啦，打一阵以后，三天都不用打了呢。”

“那你一个月最起码要两千块钱。”

“啊也是……而且打针的副作用挺大的，必须得……那个了才能减轻副作用？”

“唔，是雄性激素吗。”

“是啊，得把产生雄性激素的东西给去掉才行……”

“打针的效果很好吗？”胡玉牛突然问。

“啊，挺好的，嗯……”张思凡上下打量着胡玉牛一会儿，说道，“我有个朋友，和你差不多高吧，但他很瘦，去势后再打针，现在已经很像女人了。”

“哦……这样……”胡玉牛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，似乎有些意动的样子。

“不过开销很大，没有足够的钱是支撑不了的，这种药物如果随便断掉的话，对身体的副作用可能会更大。”方莜莜补充道。

“没事……以后努力赚钱……”胡玉牛像是有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一样，十分坚定地说道。

方莜莜和张思凡都在心底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像胡玉牛那样的，真的要变成女孩子，又谈何容易呢。

或许等他变得像女人的时候，身体已经被这些充满副作用的药物给破坏的差不多了吧，打雌性激素的泰国人妖，即使能变得很漂亮，也只能活到四五十岁而已。

这些事情方莜莜和张思凡都知道，但却不愿意去说，怕引起其他人的伤感情绪。

要知道她们这个群体，可是很容易被各种负面情绪所传染的呢。

“对了莜莜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最近问了一下，有私人诊所专门为药娘做去势的手术。”

“唔……安全吗？”

“安不安全不知道，但我认识的人里已经有两个成功了。”

“贵吗？”

“一万块一个人，包括手术费用和后续的药品费用。”

“一万块呐……”方莜莜冥思了起来，他的存款里一万块还是有的，但如果花掉了一万块，存款就所剩无几了，而且要知道，在这个年代，一万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

一个普通人算上食宿，一个月花一千块钱就差不多了，一万块钱相当于十个月的食宿费……

差不多顶得上普通人大半年的工资了。

而且因为是私人诊所，就连安全性都十分不足，万一出了事情，可能连追究责任的地方都没有。

“啊诶……其实我已经有点受够我的身体了，最起码那两颗晃来晃去的东西，早就想去掉了……”方莜莜小声地说道。

“嗯……可是太贵了，唉唉……”

“不过如果真的决定去了的话，可能也会有些犹豫吧。”

“是啊……毕竟这样子就真的没有一丁点儿回头路可走了。”

一万块钱……

苏雨晴轻轻地捏了捏拳头，暗暗计算着攒够这一万块钱所需要的时间，如果每个月都省吃俭用的话，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攒够……

不过那样也不晚，即使是明年，苏雨晴也才不过十六周岁而已，相信以后即使减轻药量，身体也不会朝着男性的方向发育了呢。

林夕晨默默地看着众人，没有说话。

“对了，小夕子有去势吗？”张思凡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。

“啊……好像没有吧……？”方莜莜有些不太确信地看向林夕晨。

后者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并没有动过手术。

“小夕子和小晴都是天赋党……”张思凡有些羡慕地说道。

“夕子姐姐比我有天赋多了。”苏雨晴有些自卑地说道。

“噗，不是胸大就有天赋啊，诶嘿，小晴难道很在意自己的平胸吗？其实贫乳可是很有市场的哦，快让我捏两下以示我对贫乳的尊重~”

张思凡邪恶地笑着，将一双罪恶的爪子伸向了苏雨晴的胸口。

苏雨晴将张思凡的爪子拍落，毫不客气地朝他瞪了一眼。

“唉，小晴不爱我了，莜莜也不爱我了，我心好痛。”张思凡捂着自己的胸口一脸苦闷地说道。

但是其他人都知道，这家伙纯粹是在耍宝而已。

“胡玉牛你爱我吗？”张思凡看向胡玉牛。

胡玉牛的眼皮子跳了跳，装作没听到似的将视线移向了那茫茫的星空。

“小夕子呢？”张思凡一脸期待地看向林夕晨。

林夕晨面无表情地看着张思凡，默默地伸出一只手，用手背贴住了他的额头。

张思凡有还没反应过来林夕晨的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，后者就把白嫩的小手给收了回去。

“啊……？小夕子这是默认爱我了吗？”张思凡‘激动’地问道。

一旁的方莜莜耷拉着眼皮说道：“我看她刚才摸你额头的意思是想看看你今天有没有发烧吧……”

石化了的张思凡在风中凌乱着……

不远处的森林中传出吵闹的蝉鸣，对面的岸边传来青蛙的蛙声，璀璨的星光洒在众人的身上，挂在半空中的月亮变换着月光，似乎在凝视着众人的未来……

“如果能实现愿望的话，你们想实现什么愿望，只能有一个哦。”张思凡问，又接着说道，“不能是超出科学范畴的愿望。”

“嗯……希望爸爸妈妈能同意我的事情吧。”苏雨晴看着夜空中璀璨的星辰，像是在回答张思凡的问题，又像是在对着那些星星许着自己的心愿。

“我希望我能变得很漂亮。”胡玉牛十分认真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

“我和小晴一样。”

“啊……我也是……小夕子呢？”

“希望……”林夕晨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部，用毫无感情波动的语气说道，“胸……能……小点……”

……